第5–7版
每周日出版 第241期
2009年4月19日

新农村周刊

人民日报

一周农事

我国生鲜乳三聚氰胺含量100%合格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了全国第一次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结果，对北京等29个省份2259个生鲜乳收购站和1114台运输车的3373批次生鲜乳样品抽检结果显示三聚氰胺含量全部符合临时管理限量值规定，合格率为100%。

农财两部要求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至少每季度结算一次

农业部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发出《关于加快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结算进度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农机、财政部门加快补贴资金结算进度，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补贴资金及时结算，加快企业资金周转，让企业满意，让农民放心，保证补贴资金至少每季度结算一次。

我国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约100万亩

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表示，近50年来，我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5000多万亩，平均每年约100万亩。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3以上的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问题。

宁夏：医改试点地区实施“农民1元钱看病”政策

宁夏2009年启动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医改试点，试点地区村卫生室按成本提供30种一般性疾病诊疗和74种药品，并实行“一户一证、就近看病、价廉用药、每次一元”。

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强农田水利投入，但大多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仍然带病运行，全国一半以上的农田仍然靠天吃饭。这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突出瓶颈——

丰收水如何到田头？

本报记者 赵永平

乡村观察

编者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日前国务院通过的粮食增产规划，第一个重点措施就是加强农田水利为基础的中低产田改造。去年四季度中央新增投资有20%投向水利，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把农田水利排在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首位。那么，中央扩内需的大幅投入效益如何？当前农田水利设施的现状怎样？制约粮食生产的设施瓶颈怎样突破？本报记者深入江西、安徽等粮食主产区进行了调查。

中央投入花在了哪？
重点打通水利“大动脉”

▶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型灌区续建配套等骨干工程建设，防洪、灌溉效益改善，拉动内需效应明显。农田水利建设出现恢复性增长。

4月的江南进入汛期，记者采访发现，和往年相比，如今村民巡堤查险的少了，在田里整地清淤的多了。国家对农田水利的大幅投入，重点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型灌区续建配套等大型骨干工程建设，水利“大动脉”正逐步打通，防洪、灌溉效益得到改善，拉动内需效应明显。

在江西高安市石脑镇丁家村，农民邓义仁正在整田里的水沟。他指着新修的渠首工程说：“有了这水泥渠、铁闸门，以后水大不怕淹，天旱也不愁蓄不到水了。”

在新工程不远处是50年前建的老闸，记者看到4个过水涵洞有两个坍塌，闸门是两块破木板，浑身是洞，排水排不出，蓄水蓄不住。邓义仁说：“过去老闸门不顶用，光在自己田里折腾也没用。”2007年的那场大旱，他家的收成减产了一半。

得益于去年四季度中央扩大内需的新增投资，丁家村所在的锦北大型灌区三期项目实施，修复引水闸，硬化主干渠，中央2100万元的投入，让8万多亩农田受益。

有收无收在于水，农田水利基础打不牢，其他技术措施难见效。高安市水利局局长黄凤亭说，被誉为“赣中粮仓”的高安，去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1亿公斤，其中近九成来自有灌溉条件的耕地。然而，全市80%的水库病险，大型灌区设施老化，有效灌溉面积萎缩到原来的一半。

据测算，每新增一亩灌溉面积，平均增产粮食500斤，改善一亩灌溉面积，平均增产粮食100斤。实现粮食增产，不能指望“靠天吃饭”，尽快打通农田水利“大动脉”，是稳住粮仓产量的关键。

在中央大幅投入的带动下，农田水利建设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初步遏制了投入下滑的局面。去年中央投入高安市锦北灌区资金3200万元，这一投入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去冬今春农田水利建设，安徽灵璧县县、乡两级共投入配套资金1086万元。在许多建设工地男女老少齐上阵，许多返乡农民工也积极参与，这样兴修水利的场面多年不见了。

大规模水利建设拉动了内需，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去年返乡的樟树市回龙村简兰根刚干完肖江堤工程，这几天又在吴城水库工地做事。他说：“从去年底开始，工期排的满满当当的，每天有70元钱，比出去打工还划算。”樟树市水利局局长刘清华介绍，去年全市水利工程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1800多个，劳务收入近5000万元。

工程建设让推土机、压路机、抓斗车等机械装备大显身手。去冬今春樟树市水利工程完成400万立方米土石方，让全市60%以上的工程机械设备忙活了一个季度，建材市场在去年底开始回暖，水泥和钢材销量同比增长了15%和13%。

“毛细血管”如何打通？
阻塞灌溉的“最后一公里”

▶一些地方干部反映，水库加固了，干渠修通了，但与之配套的小农水明显投入不足、带病运行，骨干工程的综合效益打了折扣。

打通了“大动脉”，丰收水能不能流到田头？

水利工程如同人的血管一样，既有骨干工程，也有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小农水工程。在采访中一些地方干部反映，中央的大幅投入把许多水库加固了，干渠修通了，但与之配套的小农水明显投入不足、带病运行，阻塞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骨干工程的综合效益打了折扣。

樟树市阁山镇店下水库经过除险加固，蓄水量达到4500万立方米，理论上灌溉面积能达到10万亩，但因为配套的渠道工程没有实施，实际灌溉面积不到6万亩。下游芗溪村的2100多亩水田，灌溉全靠店下水库。从水库到芗溪村30里长的中干渠，用了40多年，渠道老化，杂草丛生、塌方淤积，跑冒滴漏严重。

这些天芗溪村不少村民还闲在家，等水下田。村干部张云良一脸无奈地说：“现在的渠道像筛子，上游放大水，下游不见湿，每季的播种时间都比其他村晚半个月，产量也要打八折。”而且上游的村民一放水，下游的就无水灌田。每到春耕、夏季“双抢”等用水旺季，镇村干部都要蹲在渠边“守水”，避免纠纷。

在芗溪村田间，村民胡细珍正张罗着打井师傅打机井。“水田都交了水费，现在又要花钱打机井，这一千多元钱谁都不愿意花，但坐着等也不是办法。”

芗溪村的情况比较普遍。当前中央的水利投入主要用于骨干工程，而连接田间地头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央、地方投入少，农民自己干不了，成了“真空”地带。

以樟树为例，去年中央财政投入的水利资金1.05亿元，其中1亿多元集中在赣江堤防以及大型水库的治理，对小农水的投入只有350万元。刘清华亮出了水利“家底”：全市万亩农田以上的圩堤15条，还有11条没加固；小二型水库94座，一半还没除险；山塘850座、电灌站475座，80%老化失修严重。大多支渠、斗渠、毛渠等末级渠道损坏严重，好不容易提上来的水，“走一路漏一路”，能浇到地里的不到50%。

“相比面广量大的水利需求，现在的投入是杯水车薪。”刘清华说，全市近300个村，每年才20多个小农水项目，每个项目仅十几万元，每年只够修修补补，解决不了大问题，大部分村还分不到。

“用的是大跃进的水，种的是学大寨的田。”安徽固镇县新马桥镇干部曹修宏说，现在大多小农水工程靠“吃老本”。镇里管的4座电灌站，仅有1座能灌溉。而修一个电灌站上百万元，镇里修不起，农民更修不了。今年应急抗旱，政府补贴农民打了不少小口的土井，挖了土塘，但这些的临时设施往往一两年就废了。这样的“急就章”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农田水利根本问题。

小农水带病运行，增加了农民灌溉成本。今年大旱，麦苗干渴，农民上火。安徽灵璧县尤集镇邱东村农民刘旭东说：“机井失修，抽水水不来；渠道淤积，有水流不进。每亩灌溉成本高达40多元。”灵璧县副县长朱卫东说，去年县乡里共拿出1000多万元的水利配套资金，这对于年财政收入只有1.8亿元的县来说，已经非常吃力，大量的失修的小农水县里干不起。

许多基层干部呼吁，现在中央财政加大水利骨干工程投入的同时，应加大配套小农水工程的投入力度。

农田水利为何一直“吃老本”？
老机制遇到新问题

▶现在大多数农田水利设施，主要是税费改革前靠“三提五统”、“两工”搞起来的。“两工”取消后，樟树市仅农民投劳就减少了2亿元投入，靠地方财力补充，无法承受。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基本还是“靠天吃饭”，原因何在？

“投入不足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樟树市水利局副局长熊东如说，现在大多数农田水利设施，主要是税费改革以前靠“三提五统”、“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搞起来的。他算了一笔账，税费改革前，每人一年至少要出10个劳动积累工、10个义务工，全市20多万个农村劳动力，每天按现在50元的标准计算，仅农民投劳折合成资金就是2亿元。“现在‘两工’取消了，靠地方财力，每年要筹集2亿元资金，显然无法承受。”熊东如说，投入不足是旧机制遇到的新问题。

“既盼项目，又怕项目。”一些干部普遍反映，中央投入大幅增加，地方配套资金难以到位。高安市水利局副局长晏金波说，一方面薄弱的农田水利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中央投入需地方财政1:1配套。也就是说你争取的项目越多，对基本是吃饭财政的地方压力越大。去年四季度实施的锦北灌区项目，至今还有1400万元省级配套资金没有到位。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一事一议”难办农田水利。高安市杨圩镇竹居村干部吴发炉说，种粮效益低，农村青壮劳力大都外出打工，上规模的农民投劳很难组织起来。许多水利工程跨村、跨乡，需要统一规划，而一事一议仅局限在一个村内，无法实施。

水来了大家抢，设施坏了没人修，小农水设施建、管、用分离的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农村“两工”取消后，小农水谁来建、谁来管的问题突出。安徽蒙城县副县长李星说：“特别是公用设施，因为没有人管理，年久失修，大部分都不能用了。今年抗旱中发现，蒙城境内的茨淮新河上12个电灌站、20个灌溉机组只有两个能用，双溅电灌站是上世纪80年代花了近百万元建成的，现在3台水泵只有一台能用，泵底的淤泥有两米深。”

基层队伍薄弱，也制约了农田水利建设。高安市石脑镇水利站站长汤国良说，作为最基层的水利服务机构，2001年乡镇机构改革时撤消了，新的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又没有跟上，现在全镇只剩下3个水利员。

如何让投入发挥最大效益？
创新建管机制是关键

▶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不能光靠中央财政，重要的是建立“政府推动、投入保障、群众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新机制。

当前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对农田水利建设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江西、安徽的情况看，目前农田水利建设的旧机制已经打破，新的投入机制还不完善。

“突破当前的困境，当务之急是创新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保障机制。”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司长王晓东说，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不能光靠中央财政，重要的是建立“政府推动、投入保障、群众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新机制。目前国家已经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开始不断增加投入力度，并将适度调整地方配套资金的比例。各地政府要明确责任，实实在在落实好配套资金。同时，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建好、管好水利工程。

在樟树市大城镇邓龙村的一个项目区，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村民陈木生说：“田整得漂亮，但水还是难流进田里。”从上游九龙水库到这里，有9公里长的干渠，现在渠里长满了草，放一次水要3天3夜，如果能把渠道硬化，那才能真正见效。

现有的农田水利项目投入分散，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就我们一个县，涉及农田水利项目的部门就有10多个！”樟树市水利局刘清华说，各部门审批标准、投入标准都不一样，有的项目每亩投资1000多元，有的每亩100多元，各干各的点，各唱各的戏，导致工程难以配套。

如何让中央投入发挥最大效益，避免投入浪费？“关键是做好县级农田水利灌溉总体规划。”王晓东说，农田水利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了规划的科学指导，才能把各种资金整合在一起，让各种工程配套发挥作用，保证建设一片，见效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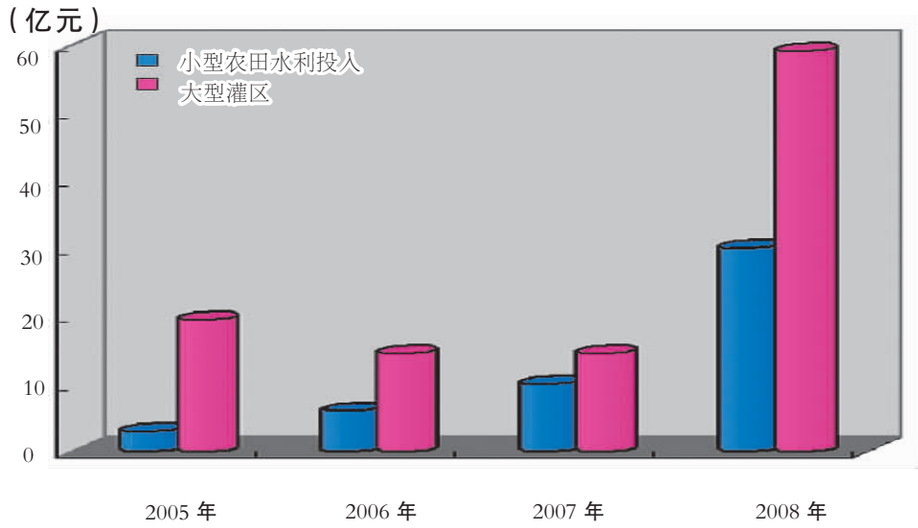
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避免工程有人修、没人管的现象？从一些地方经验看，以“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推进小农水产权改革和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是一个好办法。让农民的事情由农民办、农民管，使基层水利事能议起来，活能干起来。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产粮大县大都是财政穷县，国家应该调整考核指标，对于粮食大县，能否不考核GDP等，重点考核粮食产量，增加对粮食主产区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实现旱涝保收。

上图：贵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民正在抢修灌渠。

陈晓岚（人民图片）

农田水利设施现状

▶54%的耕地缺少基本灌排条件

▶40%的大型灌区骨干工程、50%—60%的中小型灌区设施不配套、老化失修